

近代史資料

总六十四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顾菊英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李学通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64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6.625印张 161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册

统一书号：11190·196 定价：1.35元

目 录

孙中山三赴纽约·····	吴朝晋口述 李滋汉笔记 (1)
孙中山致山县有朋函·····	李廷江供稿 (17)
黄兴佚文一束·····	杨鹏程辑录整理 (20)
俄英在西藏的交易——外交文件选译·····	王远大译 (58)
四川款目说明书·····	(84)
癸丑江宁一瞥·····	芝 岑 (141)
姜应芳起义史料续辑·····	竺柏松辑 (164)
縲继见闻悲愤录·····	佚 名 (196)

史料研讯

祁龙威补笺《热河密札》·····	(204)
------------------	-------

孙中山三赴纽约

吴朝晋口述 李滋汉笔记

编者按：本文作者吴朝晋是旅居纽约的华侨，纽约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本文主要叙述孙中山于1904年、1909年、1911年三次莅临纽约等地，向旅美华侨宣传推翻清王朝的宗旨及其在华侨中募集经费的情况，也记述了孙中山与康有为所组织的“保皇会”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尽管作者因年代相隔久远而在追忆时有误记或附会之处，但事为本人亲历，其中有许多史实又为他书所不载，故对文字稍作润色，刊出以供研究，费解之处亦未擅改。

本文由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马砚详、葛玲玲整理。

孙总理提倡革命，驱逐满虏，还我山河，光复汉族，虽在國內遭多次之失败，而终不灰其志，前仆后继，精诚无间，百折不回，至有挺身而来美洲传播革命种子，唤醒侨众厚集力量，为推倒满虏还我汉族山河之举。总理自抵美国各埠，所经过之运动革命情形及其言行事迹，自有各该埠当年参与其事之同志叙述。朝晋亦是当年追随总理厕身其中之一员，兹承中央党史委员会诸同志委托，单将总理在纽约时朝夕亲与言谈之所得，及耳濡目染之事迹，爰本斯旨据实汇述后，由李滋汉同志笔记之。然而挂一漏万，诚所难免。其他在各埠经过繁情琐事，恕不具述。

孙总理于一九〇七年五月间由三藩市到纽约^①，偕行招待者

① 此处记述有误。一九〇七年五月前后，孙中山一直在河内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未曾有过美洲之行。从吴朝晋回忆的内容来看，应是指一九〇四年的事。是年七月中旬，孙中山由旧金山到达纽约，不久去圣路易，九月十四日抵华盛顿。九月二十七日复回纽约。不久又往东北部的波士顿等埠活动一段时间再回纽约。十二月十四日离纽约去伦敦。

有黄三德（黄为台山石坂潭村人，向在三藩市致公堂当会长）。总理抵纽约埠后，即行造访致公堂，道达来美之意旨，斯意致公堂深知。总理亦属致公堂会员，与反清之宗旨相吻合。而忽然间得到此革命领袖遥临为启发指导革命之途经，窃为之庆慰不置，招待有加矣。

总理随又造访其香山县人。斯时该县之旅居纽约者虽有百余名，而一闻“革命”二字，多已避之若浼；后仅结识黄麟思（即黄溪记）、唐麟经二人而已。

迟一星期，由致公堂担任租借华埠宰也街九号之华人戏院开演讲大会，宣述满虏入关窃据我汉族土地垂二百余年之由来，今须实行革命，驱逐清虏，还我山河。在未演讲以前，侨界凤闻总理为革命首领，及一睹言论丰采，乃至座无余隙，甚至宫墙外望者不计其数。后查悉到听者多半属于保皇会会员。

纽约之有保皇会，自康有为戊戌变政后，越年，康即派其徒徐勤首先来美鼓吹保光绪万世一系为皇，组织保皇会，宣传效法于德、日、英、俄君主立宪。斯时纽约之商家及侨界踊跃加入，深中其毒不少。迟数月，梁启超又到纽约，除组织保皇会鼓吹勤王，实行效法于德、日、英、俄虚君立宪之外，并乘机向侨界招股，开设华墨银行，庇能米绞之运动计^①，当时侨界附股甚多。梁在纽约收集股款，东归时，特留向在三藩市《民兴报》（保皇会机关报）当编辑之区渠甲又来纽约演说。此徐、梁二氏系先于总理年余到纽约也。

总理自在该戏院演讲之后，侨界到听者多已深怀对满虏入关窃据我汉族土地垂二百余年，强迫我汉人蓄发留辮，及屠杀我汉人之愤慨。斯时侨界已充满民族革命思潮。自总理作第一次演讲之后，适值向在三藩市充当《民兴报》总编辑之区渠甲氏逗留纽约，担当游埠鼓吹保皇之任务。区斯时见总理在该华人戏院演讲

^① 原文如此。

革命，大为不满。区氏及保皇会乃于翌日亦租借该戏院演讲，反驳孙总理，倡革命必流血及招瓜分惨祸的言论，并请总理解释革命之真理。

又翌日，总理再在该戏院申论保满清异族为虚君立宪之非计。彼此互相辩论，一连十天。侨界多已明了革命确能救中国，觉悟保满清为皇、甘心为奴隶之失当。由是该戏院院主恐生祸端，对双方均不肯借给戏院作演讲场，双方亦停止辩论矣。

自该戏院院主不肯再借戏院于两方演讲辩驳后，遂有保皇会人员赵万胜、谭州、周超、彭芳、伍积勋等十余人用设在勿街九号楼上的东方俱乐部的名义特设茶会，柬请总理到该部共同辩论革命与保皇之孰优孰劣，及中国之应当行革命或应当行虚君立宪等题目。

总理见该俱乐部邀柬，便欣然允诺前往。斯时各会员及致公堂之人多泥其行，并主张派人陪同前往，以防叵测。但总理主张独自单身赴会便妥。（后闻说该俱乐部见总理独自一人赴会，甚觉惊奇。）及开圆桌会，双方将所拟定之题目辩论后，卒被总理如舌战群儒一般，各个折服，面面相觑，即肃然起敬。闻总理随亦以和蔼之词色，作互相切磋，彼此勗勉后，兴辞而返。

查该俱乐部诸人自命为“维新派”，侨界目之为“有辨会”，专好与西人交接，自命为番话咕〔国？〕中人矣。后闻该俱乐部诸人之柬请总理开谈话辩论会，初时系自命不凡，恃自己各人英语流利及英文太高，欲设法难倒总理，满雪在华人戏院前日双方驳论之见负。詎反为总理一驳便倒，并引证各国革命过去历史为譬喻，所以该俱乐部诸人皆为折服。于此足见总理之词锋及其革命之真理矣。

自总理应该俱乐部之敦请赴会，双方系以友谊诚恳态度相待。自经此回辩论后，未几该俱乐部之周超先生反首先加入同盟

会^①，遂被推选之为会长。闻努力捐款有加。其余伍积勋、彭芳二人至国民党初成立时，便加入为党员，依附三民主义。此也一段趣闻也。

斯时康有为适由国内逃亡抵加拿大云高华埠多日，正欲乘车来纽约鼓吹保皇。该会会员见总理正在纽约鼓吹革命，乃去电暂止康氏前来，诚恐到来又生辩论，反为不美。康氏接电后，亦候孙总理离纽约始启程而来矣。

自此以后，总理亦未招有人入会及组织同盟会^②。又迟两星期，即偕同黄三德离纽约，赴古巴、墨西哥及南美洲等国去矣。^③

向者旅外华侨对于国家兴废及时局关系，观念甚为薄弱，不加注意，亦未有爱国伟人、知识巨子由祖国出外将国事宣传过。自经戊戌变政之后，康党多逃亡海外，纽约方面则由梁启超、徐勤先后到来宣传那拉氏之专政，组织保皇会之后，侨界及商界纷纷加入，财政既丰厚，会务又甚为兴盛。朝晋及黄麟书〔思〕于是时亦属保皇会会员之一。及后，孙总理到来演讲革命真理之后，侨界之视听又为之一变，渐知保皇之非计，而逐渐趋向于革命之途径矣。

是年九月尾，总理又由南美洲等国复回纽约^④。朝晋自前次聆孙总理演讲革命真理之后，即已潜移默化，及闻孙总理回埠，并探悉总理在华埠勿街四十九号溪记处为来往聚话之所，即修函嘱黄溪记代为转交，作为先容进身谒见之意旨矣。黄溪记着我明晚八时再来等候。总理果于是时着一皮衣，冒雪到来，彼此相见握手后，总理和我同登溪记三楼。彼此道达寒暄毕，朝晋略述景

① 此处记述有误，此时纽约尚无同盟会组织。

② 此处记述与前记周超人会互相矛盾。

③ 无论一九〇四年还是一九〇七年，孙中山均无游中美洲事。

④ 从以下所记内容来看，应是指一九〇九年事。孙中山于十一月八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抵纽约。

仰之下忱，并将“革命”二字之危险或伤残人命及流血之质疑为询问。总理即将满虏入关，窃据我中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种种事实，缕述无遗。并谓伊之行革命系如汤武之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不得妄杀无辜，草菅人命。计总理斯时与我个人攀谈历时约有三句钟之久。我即对总理称谓：“此后愿跟随从事革命，服从一切矣。”斯时总理反向我问难：“倘从事革命，一经被满清政府捉拿及查抄家产，果无怨否？”我当时答之：“坚决志向！此后甘愿以我之一切，从事于革命工作”，遂加入为会员矣。是时，总理即席取一块净白纸，亲手写数句入会誓词，叫起立宣读。此是十月中旬，在溪记三楼，系我为纽约第一个加入同盟会，加入革命战线，信仰三民主义之人矣。斯时，总理并吩咐我为纽约同盟会招收会员及主盟之人。总理当时并告诫我：“凡加入革命战线者，切勿将自己当作顾客，是来帮衬我的，须知人人当尽国民革命一份责任可也”云。

迟数天，我偕同数位相好者往见总理，有的为好奇心胜，故亦前来一聆革命言论，但沉默不表现态度，及辞出后便不复回；有的亦顺意答允加入。于此一端，可知凡事草创，招收会员之难也。

又迟数日，则有黄麟思（即溪记）、周植生、陈永惠、赵哀涯（即公璧）、赵悲涯、钟性初、唐麟经、李铁夫、郑金睿、黄就、梁谦、李语文、马寿、黄蔡氏（即黄麟思夫人）、吴赞诸人次第加入^①。我与黄麟思斯时磋商，择定于十一月廿五晚作为初次召集及成立之期。果于该晚由黄麟思出资设筵一席于溪记三楼，作为一叙及成立纽约同盟会之创举。即时以上诸人在座，即席选出黄麟思为会长，钟性初为书记，赵悲涯为会计。选举毕，

^① 据《开国前美洲华侨革命史略》记载：“同盟会在美洲成立者，首在纽约，加盟者有钟星初、赵公璧（士观）、吴朝晋、陈永惠、黄溪记、吴赞、唐经纶七人。”

即由总理主席，宣告成立纽约同盟会之宗旨及工作，系协助革命进行，专做倒满兴汉救国工作。并勉励在座各人：“此后招收会员继续努力，毋馁尔志，务期革命之成功”云云。

计自该晚（即己酉年十一月廿五晚）草创成立斯会，即系播革命种子于纽约之先声。但自从该晚参与筵宴之后，有的竟不再涉足其间一步。斯亦可见有的当时贪高兴而来，后知责任之繁重，无形中卸却仔肩。斯可见革命之担子不容易担也。

记得该晚筵席终后，总理对各人称谓：“余将去美西三藩市，亟欲筹一万五千元，直汇回香港胡展堂收，为预备起事之用矣。”斯时，我等闻言，计思区区十六名会员，那得筹偌大之巨款？各人只亦竭尽棉〔绵〕力，仅得一千五百元呈交于总理手收而已。

迟星期^①，总理由此间直搭车去三藩市，先将皮箱由快车寄去，交与三藩市之某街某楼同盟会接收。詎该送货西人则误交该楼楼下之中国领事馆收。领事许炳臻暗中开了该箱，革命文件累累，及在纽约创设之同盟会会员名册亦存在该箱。许既私开该箱后，欲没收之。孙总理随亦抵埠，即追查得悉该箱之所在，即质问私行开箱之不当。初时，许尚抵赖，后乃道歉了事。闻三藩市之党人，当时对许氏此举大为不满，有誓不干休之势。后来经总理劝解，许氏亦道歉，始行了事。（此段事系总理下次回纽约对我等言及之。）

自纽约同盟会成立作第一次输捐革命餉糈，及闻总理所言广州预备起事等口气，乃暗中日盼消息之来临。果也，于一九一〇年（即庚戌）旧历正月新军在广州反正，军官倪映典烈士失败，以身殉难，以为总理所言广州将起事之一证也。

后来我等仍属秘密工作，未便十分张扬，因保皇会势力高涨之故也。我们是一面做革命工作，一面招收会员，随后则有杨

^① 原文如此。

华、吴朝陞、汤义聘、吴龙、吴庄、赵义、赵煜入会。

又迟至一九一一年（即辛亥）二月间^①，孙总理乃携同朱卓文由三藩市沿美中各埠再来纽约与各会员相见。至是纽约算成立一个革命机关，较于过去工作略胜一筹矣。总理斯时在会叙谈，便首先问及：“由初时成立之十六名会员，联到今日，再有添加否？”我等答之：“统共廿余人而已。”斯时总理表示一种快慰之意，随又忽露不快之色，乃徐对我等言曰：“昨汪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倖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随又谓：“以前在国内失败多次，犹处之泰然。汪先生今下正如身探虎穴地狱而超众苦，所做去的难，留回易的于我做矣！此后唯有希望你等继汪先生未竟之志便是。”^②而斯时我等聆悉总理之一番训话，只有互相勗勉，努力向前，而对汪先生之被捕，尤唏嘘不置也。

是晚总理又吩咐我等即筹款项，迟数星期便有消息可听。斯时我等又只有遵从，毫无迟疑地便再行筹措耳。

是时因国内革命空气紧张，催促汇款接济急于星火，总理特与本会会员及致公堂执事相商向侨界运动筹款进行办法，特假座中华公所开会，预标长红，敦请各社团及侨胞赴会，兼演讲国内革命风云紧张，亟需筹款接济等词。诂斯时中华公所主席陈宗璜欲阻止孙总理在该会馆作运动筹款演说，而又无法可施，迫得跑见清政府驻纽约总领事杨郁琼，欲请求用领事馆名义出一布告，贴于会馆门首，欲假借官威以压止之。不意杨郁琼反申责陈宗璜不应出此下策，并谓“倘革命首领孙文今下来借我之领馆开会，

① 据《孙中山年谱》，孙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抵纽约。

② 汪精卫因参与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之事，系发生于一九一〇年四月十六日。孙中山于是年一月二十一日离纽约赴旧金山，三月二十八日由旧金山抵檀香山，五月三十日离檀香山赴日本。汪精卫被捕时，孙中山正在檀香山。这段话不可能是孙中山在纽约与吴朝晋等面谈之词。作者记忆有误。

我亦不能拒绝之”等词。斯时，陈宗璜见杨郁琮态度如斯，只有垂头丧气回来，一任中华公所礼堂由总理演说开会。陈自己既远避他方作抵制之手段，而各社团及侨界莅会亦甚冷淡。

是时保皇会听闻孙总理复回纽约筹款，接济国内革命党，特由其保皇会内挑选数位善于言语及辩论者到中华公所聆听总理演说，其意在乎阻止总理之筹款计划。斯时各社团之人及侨界到场寥寥无几，已不成演讲会矣。总理即变更办法，改开圆桌谈话会，讨论筹款。总理宣布该谈话会旨趣及筹款接济国内革命事宜毕，并请座各人发挥意见。随由保皇会会员林云汉提出难题数条质问，总理即时将满虏入寇中国，窃据我汉族土地垂二百余年于兹，弄到内政腐败，卖官鬻爵，外患纷乘，丧师失地，并说明各国图谋瓜分中国之惨祸逼于眉睫，“倘若不实行革命，驱逐满虏，还我山河，实行三民主义，建立共和政府，无以救中国之危亡矣”。斯时欲难倒总理之林云汉偕来之数人，聆听总理一番言词之后，颌首称是，不敢谓保皇之是而谓革命之非。由是总理睹他等之态度大非昔比，林并口口声声表同情于革命，乃即席首先叫该等数人捐助饷糈，作为表同情于革命之诚意。而林云汉等当时虽多方饰词推诿，而总理促其即席认捐，以作表征。林知无可狡卸，即由囊中取出二十元以作捐助矣。斯时总理对之大为嘉许：

“这算作为有诚意帮助革命矣”云云。

查该晚之圆桌谈话会人数，计同盟会数人，致公堂数人，保皇会数人，统共不够廿人，除林云汉勉强捐助二十元，余外则未有认捐，足证筹助革命军糈之不易也。细想是时纽约保皇会成立较久，基础巩固，会员众多，商家及所谓知识界分子加入，根深蒂固，其所派来之林云汉等数人素具苏张之舌，欲难倒孙总理，谋打破筹款之进行，阻止革命之进展，不意反为总理三寸不烂之舌所折服，斯亦奇矣！

此次总理鉴于国内革命运动成熟，行将举义，故特再来组

约运动筹捐。但除同盟会会员努力及致公堂捐助些少外，其余所谓侨界个人及社团捐助者微乎其微，百不一见也。而在中华公所所开之谈话会筹捐，更毫无成绩。

迟数天，总理为着国内革命党人催款急于星火，个人又要离纽约他往，仆仆风尘，四处做运动筹助饷糈工作。而朱卓文于斯时未能跟随而去，独逗留于纽约数月矣。

果也，三月二十九晚，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谋炸督署失败之消息传来，侨界对于革命真理逐渐明了矣。

自三月二十九晚一役，七十二烈士殉难，革命失败后，凡我党人中固已太息兴叹，尤磨砺以待。侨界对是次之役同情最多。而抱悲观者，大不乏人。纽约同盟会书记钟性初君（广东鹤山人）对于是次革命之失败即抱悲观，日叹革命成功之艰难，乃潜往干地底崙某旅馆吞服芙蓉膏毕命。后该旅馆主人发觉报警，转知中华公所，而中华公所据情仅循例贴长（？）于通遼：“有华侨在某旅馆吞毒自尽，请侨界认领殓葬”等词而已。

自此消息布告后，本会各人均感觉钟同志连两日不曾来会所一叙，当时有疑之者，随有同志往其书记台内搜出遗诗一首：“大局如斯，虽生无益；中原已矣，不死何为！”自发觉该遗诗后，即知钟性初同志为对革命及国事之热情过于鼎沸，以致抱厌世之心，而服毒毕命。但观钟同志寥寥之数句遗诗，则情见乎词，闻者惜之，随由本会会员醴资厚殓而葬之。当钟同志该首厌世绝命诗披露后，此间之保皇会《维新周报》即将钟同志死事登载，并将钟同志遗诗改为：“同事如斯，虽生何益，盟誓已矣，不死何为！”等句作为讥笑，闻阅者多鄙而不满之。

自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失败后，我等由秘密做事，转而公开，每星期日下午二时，则在华埠勿街、夹丕路街通遼演讲革命，希冀侨界表同情及灌溉革命种子。计每次担任演讲者，则有马小进、朱卓文、吴朝晋三人，其余则担一“同盟会演说”字样标

旗。每逢星期日，侨界莅临华埠甚拥挤，而听者亦众。但斯时之恶劣势力及反革命者仍暗用烂生果、臭鸡蛋向人丛中掷来，我等亦毫不介意。

又至六月时，我国海军大员程璧光、汤廷光两人驾“海圻”战舰乘载洵赴英贺英皇佐治第五行加冕典礼。是次我国之正代表为载洵^①。查参加庆贺典礼完毕，载洵及随员等先乘西伯利亚火车回国矣。而程、汤两舰长遂驾该舰赴古巴、墨西哥及南美诸国观光及考察，旋于六月间来纽约，寄碇于乞臣河。我等便欲乘机到该舰演讲革命，并分发革命书籍。在未往以前，曾与律师商量，万一不测，请为援救之准备。但该律师则主张勿往为佳，称谓：“若到该舰上即系清政府势力之所在，万一他硬将各演讲员载回中国，无异送羊入虎口，后悔莫及矣。”后来我等竟不顾一切冒险前往。既到该舰上，便先请求水兵代为通候程、汤两舰长，道达晋谒之意。斯时程璧光适上岸，独汤廷光延见。汤和蔼可亲，彼此通问姓名毕，相叙片时，适值美国之陪舰舰长将到来拜候，汤廷光于斯时又须分身整肃预为布置及招待。该美舰舰长到“海圻”舰时，各水兵列队以迎。及其与汤舰长相见，辞别回其所坐之舰时，“海圻”则鸣礼炮十二响欢送之。我等于此时便在舰上向各水兵演讲革命真理，将各革命书籍分送之，又嘱各水兵有暇时可到勿街十二号楼上同盟会座谈。随后每日则有水兵十余名联袂到访。盖该舰寄碇于纽约乞臣河面，统共有三、四个月之久。

溯该“海圻”舰初抵纽约，寄碇于乞臣河面之翌日，各国人士欲一新眼帘，纷纷到乞臣河河边，放眼一瞧中国战舰军容如何。有的纷纷到舰上游览，该水兵等则制造馒头糕发售，每个五仙，购买者甚众。斯时《纽约时报》除预先登载“海圻”舰抵乞臣河寄碇之消息外，是日复用大字标题称谓：“中国全海军势力已在我纽约乞臣河面”，并有“到舰之观众轻步践踏，免使该舰

^① 1911年5月，清政府派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礼的是载振，不是载洵。

动摇受震荡”等词（揣其意大为幽默，即讥笑我全中国之海军力量只有此不满万吨之一巨舰也）云云。

最后孙总理又遥领策划国内革命事业再起，又携同朱卓文由三藩市沿美中各埠来纽约有所策划。迨至武昌起义之晚，孙总理由美中剪化埠搭车到圣盖埠某旅馆过夜。是夜在该旅馆一睡至上午十一时方起床。迨盥洗毕下该楼之餐厅用膳时，并在该楼之报摊一瞧，即见各西报用标题载有“革命军于昨夜在湖北武昌省城起义，占据城垣，总督满人瑞澂逃走，系奉孙文之命令起义及号召”等字样。

是时孙总理用朝膳毕，即由圣盖埠该旅馆改穿日本装赶程直搭车来纽约^①，驻于纽约埠西边二十五街的夏令顿旅馆五〇二号房矣。

该晚总理即令朱卓文来同盟会告知于我，称谓：“总理于昨夜已复回纽约，驻于西边廿五街夏令顿旅馆五〇二号房矣。”我即与马小进、赵哀涯三人按址往见。我三人斯时一见总理身穿日本服装，彼此大笑不止。总理即对我等称说：“一生最快慰的就是昨夜，竟全夜未有睡过，而毫不疲倦。”及复言前一夜在圣盖埠某旅馆过夜，竟一睡至上午十一时方起床，及种种经过情形。我等遂请问何故如此快慰，总理复说：“湖北武昌革命军起义，汉阳及汉口同时占领，迭接消息，革命军声势大振，此之为快慰也！”

总理于此时又赶于译电、回电，工作甚忙。斯时回电数封，因电费过巨，我当时即由怀中交三百大元与总理，为数支拍电之

① 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于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餉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餉局），并于九月二日离旧金山，偕筹餉局演说员黄云苏、张雷蘊、赵昱等赴美国各埠筹款。十月十二日，孙中山从美国报纸上获悉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十三日自圣路易斯（即圣盖埠）抵芝加哥，二十日抵纽约。十一月二日离纽约赴伦敦。

费。此时为早晨八、九时也。

是时总理并即亲手写一通告文稿，交给我三人回华埠再用白纸大字写一张贴于华埠墙壁，并嘱及非十分心腹同志，勿使其知伊在该旅馆及戒防外界知之。该通告中系“昨日革命军在湖北省会武昌起义，总督满人瑞澂潜逃，各省革命军蜂起，次第响应独立，声势大振，请全体侨胞周知”等词。

总理随又着我等即时召集各同志在华埠勿街、夹丕路街演讲。计是时侨众聚而环观以上之通告消息，既欢喜无量，又群聚聆听演说，欢欣异常，愈聚愈众，向所未有如此之佳景。

是时纽约华侨并未创有华字报，所以各消息甚多窒碍。就以此次革命军在武昌起义独立之偌大消息，尚多懵然罔觉，无怪乎奔走革命，呼号驱逐满虏之艰难也。计是时纽约之华文报纸，独有保皇会由日人手承来之《维新周报》一种而已。该报既为其机关报，而对于革命军起义系驱逐满虏、还我汉土此点与其宗旨相背，不合口味，当然更不喜欢记载此等消息，代为宣传及张声势；况又系每星期始出版一次。查曩时之旅纽约华侨阅报之兴趣甚为薄弱，不似今下渐趋于浓厚也。

连日我们数位同志在该旅馆晤谈革命军进展之消息，洋洋得意之际，独总理面露不愉快之色。我等敲问其故，总理遂答谓：

“这回革命一起，不旬日已有十三省次第响应独立。独立如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更不知前仆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而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痍貽患，将来遗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虑者也”云。

自武昌起义之第三日，择定星期一举行巡游庆祝，计是日路程及秩序如下：

(1) 警局派出马队四匹开道；(2) 中美两国旗帜；(3)

西人音乐队全副；（4）中华学校童子军全队，由教员朱兆莘领导（后来朱氏于华侨竞选参议员时始加入同盟会）；（5）自由车八架及侨众百余人；（6）同盟会会员全体首先在中华公所门前集合列队启程（波士顿、费城之同盟会员亦有前来参加），由勿街入布捋韦列市政厅门前，随转柏路而回华埠各街道游遍，然后散队矣。

自巡游庆祝完毕，斯时纽约侨界除保皇会会员外，均额手称庆，驱逐满虏，还我山河，光复汉族，湔雪二百余年被满虏征服作奴隶之耻辱。而斯时侨界之留有长辫者触目皆是，迨至巡游庆祝之后，侨界方知满祚告终，而向来守着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之误解，是时亦豁然明了，陆续自行剪除，只云此后可免留辫之麻烦及鬻除一切污垢。而此时仍有少数顽固保皇派挣硬头皮，迟延至二、三年之久，方肯自愿剪去矣。

迨至巡游完毕之晚，同盟会已即时组织一革命筹捐局^①。而孙总理【已将】先在三藩市印币局印就之金纸币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三种带来，交与本筹捐局向侨界推销。是时各侨界方始踊跃认购革命军债票；而有的更自动携款来会所捐助矣。计纽约之廿余名同盟会会员，除历来捐助饷糈不计，是次努力有加，认捐千元者有之，数百元者有之，统共连侨界大约系认捐得万元左右。斯亦可见筹款之不容易，环境之使然，前后情形不同也。

总理自驻于该夏令顿旅馆后，除同盟会会员每日因事谒见外，侨界无一人知之。盖守镇静、秘密之故也。独每日则有不知国籍之西人数名到总理寓所倾谈而已，但所倾谈何事，我们概无从探悉。

最后总理在该旅馆屡接到革命政府之电，催促归国，主持北伐大计，所以不得不束装就道。当总理秘密携同朱卓文搭英国轮船，假道欧洲英格蘭回国之前一日，各会员又再尽量捐助，但亦

^① 筹捐局恐为筹饷局之误。